

# 飞云江上的悲歌

## 浅说清代诗人余国鼎的《云江覆舟叹》

■许希彦

自古以来，飞云渡一直是南北通衢的要津，也是瑞平两邑和浙闽两省商贾行客必经的黄金水道。古代飞云江，从一叶扁舟过江，到辟埠设船载客过渡，曾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人们常说：“生命可贵，江水无情。”据温州、瑞安等地有关内港航运史资料记载，飞云渡自开埠以来，历朝屡有舟覆人溺的悲剧发生。

### 余国鼎《云江覆舟叹》

自宋代开始，飞云渡的过渡者日益增多。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和清前期，伴随着我国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南北各地货物交流和人员来往更加频繁，江面上呈现了舳舻穿流万斛舟的繁华景象。两岸渡口埠头上则是客商拥挤，翘首望渡。

明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初，渡船沉翻，江水含噬了50多个鲜活的生灵。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一艘渡船由于违章超载在中流覆舟，溺水者40余无一幸存。这一沉船事故，虽然在地方志上未见其详载，但当时的诗人余国鼎却以此为主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律诗《云江覆舟叹》，并以叙事和感叹的手法翔实地记录了覆舟的经过和悲惨场面。其诗如下：

#### 云江覆舟叹

江豚夜吼沧波底，  
长江骇浪如山起。  
伤哉数十同舟人，  
一时都作波中鬼。  
飞云古渡号通津，  
来往无虚夕与晨。  
官设义渡济行旅，  
规以多寡示所遵。  
谁知法良转滋弊，  
舟子招招但取利。  
破稍漏舫如胶舟，  
截流载重等儿戏。  
贩夫贾客苦奔波，  
冒雨冲风如便过。  
埠头得钱坐袖手，  
争舟纷扰谁其呵。  
维时庚子夏六月，  
拍岸风涛何仓猝。  
轻舟欲救不得前，

瞠目江干空咄咄。  
风定捞尸何处求，  
可怜一半逐东流。  
家人远至收残骸，  
哭声震天天为愁。  
江头流水声呜咽，  
似为后人戒覆辙。  
生平纵欲轻波澜，  
闻此亦应心胆裂。  
横空安得驾长桥，  
南北无忧一水遥。  
秦皇已往谁鞭石，  
海上神仙不可招。  
万顷茫茫修人目，  
古今几葬江鱼腹。  
长堤日夕来悲风，  
无数青磷鬼夜哭。

《云江覆舟叹》，是一首三十六行句式的古体排律诗。作者余国鼎(1762-1829)，号两峰山人；瑞安南社乡(现属飞云街道)十四都人，系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府学贡生出身。

余氏饱学多才，博通经史、擅长诗赋，晚年著有《两峰山人诗抄》之诗集传世。他的诗品多见于咏山水田园风光之类的景物诗或奉和友人诗，唯《云江覆舟叹》一诗，则独具风格，作者世居飞云江滨，以目击昔年覆舟事件的感受，不仅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船翻人溺的悲惨画面，又以体恤民情的思想情感，为罹难者谱写了一曲悲歌，此诗堪称我市古代本土诗品中的绝作。

细读《云江覆舟叹》，就其内容而言，可谓层深意涵，切中时弊，它所折射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飞云江待渡亭石碑“渡碧云”

### 违章超载是致命杀手

据清前期有关飞云渡史料记载，自雍正九年(1732)始，邑僧天王寺住持宗义，倡慈航、创义渡，自捐田百亩，又募田30亩，买27艘私渡船，拆修重建20艘义渡船，曰：飞字号和云字号各10艘，分泊南北两岸，日夜对渡。

议定每船载30人，载货一担即一人，人给一文。这正如诗中所云的“官设义渡济行孤，规以多寡示有遵。”也就是说，渡船载客载货和船夫的工钱都有严格规定，此后又经浙江巡

抚和闽浙总督衙门批准，在乾隆四年(1739)，官拔涂田240亩给义渡，以租金充作每年渡船的维修费用，并在渡口立《飞云渡详拔官田岁修官船碑记》以凭遵守。

清代的官设义渡，虽有章法可循，但随着历史岁月的推移，往往为后人漠视，甚至被破坏。于是出现了诗人所谓的“谁知法良转滋弊，舟子招招但取利”和“破稍漏舫如胶舟，载流载客等儿戏”等严重违章的现象。他直言不讳地

指出，那些为牟取蝇头小利的，视旅客生命为儿戏的卑劣行为，是酿成当年覆舟悲剧的主要原因。

渡船的违章超载和年久不修往往是旅途中的致命杀手。乾隆四十五年的覆舟事故发生后，次年地方政府对飞云渡进行了整顿，又修缮了两岸埠头的待渡亭，在北岸亭内立碑，上书“凝紫气、渡碧云”六字，以示吉祥平安(此碑现存西门瓦窑村西官)。

### 以史为鉴，毋蹈前车之辙

昔年，诗人余国鼎目睹飞云渡覆舟现场的“风定捞尸何处求，可怜一半逐东流……”的惨景时，他在悲感之余，以“江头流水声呜咽，似为后人戒覆辙”之警句，告诫后人应以史为鉴，莫蹈前车之辙，可谓是警世恒言，凡车船驾驶者，应视为金玉良言。

然而，往事如烟，前人的沉痛教训，常为后人所淡忘。自乾隆年间飞云渡江难之后的200多年间，飞云江中上游的一些小港渡口，曾频发过类似的故事。笔者通过调查，上世纪50至80年代，陶山、马屿、高楼等地的渡口，皆因渡船的违章超载或陈旧失修，而造成多起人员伤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略举如下几例：

1950年3月3日(古历正月十八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春。这一天，陶山碧山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首届传统民俗“杨府爷庙”庙会和物资交流会(俗称集市)。其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盈盈。从各地赶来看戏赏灯的，观看迎神抬佛的群众以及参加会市的小商小贩们，汇集在狭窄的农村小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非常热闹，让这个平静的村庄洋溢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就在这一天的午后，从该乡塗头村渡口突然传来渡船翻沉死人的耗讯，顿时给正在欢庆庙会的活动场面蒙上了阴霾。据当时目击此事的老人回忆：那天下午一点钟左右，一些隔江过来看庙会的人，中午在返回家时，在塗头渡口争先恐后地拥上名为“钓龟”的渡船。由于该船超载过倍，划至江心时，因受云江回流的冲击，导致船体失衡侧翻江中。

当时通讯和救生设备十分落后，尽管落水的人群拼命挣扎和呼救，但无法实施救援，只有在附近江面作业的几艘小渔船赶来救起部分落水者，大部分则溺水身亡。后据工作队和乡村干部的调查处理结果，核实溺死者28人，是我市新中国成立后飞云江上首例特大交通事故。

1982年4月12日晚，高楼营前乡小口渡口亦发生一起重大的渡船沉没事故。那时候，在“文革”中被禁锢多年的老电影片，开始在山区巡回放映，吸引了许多观众。那天傍晚，放映队在濠门江口的小口大队上

映优秀电影《桃李劫》，营前、潘营等地的社员纷纷搭渡船前来观看。20时左右电影散场时，隔岸来的观众争着上篙撑的渡船回家，也因渡船严重超载，加上船旧失修，撑至中途船头发生漏水而翻沉，溺亡15人。当年船难中幸存者，营前村的刘胡林谈起那天看了《桃李劫》，又遭“沉船劫”之事，至今还是心有余悸。

1986年1月8日，位于飞云江中游的马屿黄乔渡发生一起沉船事故。据时任瑞安县交通局秘书施正勋说，上午10时左右，从黄乔过渡梅屿的钓龟船上，挤满了44人，严重违章超载，加上那天风大浪高，江水湍急，水满船舷导致沉没，事故发生时，大多自救逃生，8人失踪。

当日，瑞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及温州、瑞安交通主管部门迅速组成事故处理小组赶到现场，立即组织人员和船只，在附近水域进行地毯式的搜救工作，经4个小时的救援和打捞，8位失踪者中有7人遇难，仅1人生还。

一幕幕悲剧，一曲曲悲歌，再一次提醒我们：珍惜生命，莫蹈前车之辙。



飞云江待渡亭石碑“凝紫气”

### 梦想成真，云江天堑变坦途

200多年前，诗人在其《云江覆舟叹》诗中以“横空安得驾长桥，南北无忧水遥”的超前思维，为后世勾画了一幅云江大桥的建设蓝图，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因为那个时代，无论是在西方国家或在我国，就当时的科技水平、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等方面来讲，均不具备建造跨江跨海大型桥梁的条件，但诗人却敢于追梦和构思飞云江上“横空安得驾长桥……”，

其思想境界之深远，实为后人所敬服。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南北无忧一水遥”的梦想终于成真。

1987年，我市首座横跨飞云江的大桥建成，终于实现了两岸人们期盼已久的“云江天堑变坦途”的心愿。此后的20多年间，又接二连三地在飞云江上搭建起一座座更现代化的，更为宏伟壮观的公路和铁路大桥，遂形成多渠道的快速

便捷的南北交通网络。与此同时，飞云江上的港运设施也日趋现代化，渡轮公司的宽敞候客厅，浮动码头及立体式的两层渡轮，为过渡者营造了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陆港和港运面貌的巨变不仅为推动我市经济的腾飞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凸显出现代化城市格局的良好形象，为今后我市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  
电话：65818090  
电子信箱：941222480@qq.com

